

短篇小說

第一集

胡適譯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重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版

短篇小說（第一集）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郵費二分半

譯者 胡適

印刷者兼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譯者自序

這些是我八年來翻譯的短篇小說十種代表七個小說名家共計法國的五篇英國的一篇俄國的兩篇瑞典的一篇意大利的一篇。

這十篇都是曾發表過的：最後一課曾登留美學生季報；柏林之圍曾登甲寅；百愁門曾登留美學生季報；決鬪梅呂哀二漁夫曾登新青年；一件藝術品曾登新中國；其餘三篇曾登每週評論。因為這十篇都是不受酬報的文字，故我可以自由把他們收集起來，印成這本小冊子。

短篇小說彙刻的有周豫才周啓明弟兄譯的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兩冊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一九一七）三冊。他們曾譯過的我這一冊裏都沒有。

我這十篇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

近一兩年來國內漸漸有人能賞識短篇小說的好處，漸漸有人能自己著作頗有文學價值的短篇小說，那些「某生，某處人，美丰姿……」的小說漸漸不大看見了。這是文學界極可樂觀的一種現象。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慚慚愧愧。

後面附錄「論短篇小說」一篇，是去年的舊稿，轉載在這裏也許可以幫助讀短篇小說的人領會短篇小說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

民國八年九月胡適。

我譯的短篇小說，在第一版所印十種之外，還有他的情人一篇，現在趁再版的機會把這篇也加進來。

民國九年四月胡適。

短篇小說第一集目次

最後一課……………	(Daudet) ……………	一
柏林之圍……………	(Daudet) ……………	九
百愁門……………	(Kipling) ……………	一一
決鬪……………	(Teleshov) ……………	三三
梅呂哀……………	(Maupassant) ……………	四七
二漁夫……………	(Maupassant) ……………	五九

目次

二

殺父母的兒子…………… (Maupassant)	七三
一件美術品…………… (Chekov)	八九
愛情與麵包…………… (Strindberg)	一〇一
一封未寄的信…………… (Castelnovo)	一二一
他的情人…………… (Gorky)	一四三
附錄論短篇小說……………	一五七

最後一課 (La Dernière Classe)

法國都德著

著者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西曆千八百四十年，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爲法國近代文章鉅子之一。

當西曆千八百七十年，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法人大敗，普軍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破之。和議成，法人賠款五千兆弗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云。賠款之外，復割阿色司、娜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此篇托爲阿色司

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民國元年九月記於美國。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

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著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可怪的，今天這

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

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

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

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

後面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 (巴卑比波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柏林之圍 (Le Siège de Berlin)

法國都德著

『柏林之圍』者，巴黎之圍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法人屢戰皆敗。西丹之役，法帝全軍解甲。巴黎聞報，遂宣告民主，誓以死守。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此篇寫圍城中事，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盛衰對照，以慰新敗之法人，而重勵其愛國之心。其辭哀婉，令人不忍卒讀。

此篇與都德之『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皆敘普法之戰。二篇皆

不朽之作，法童無不習之。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余二年前曾譯『最後一課』。今德法又開戰矣。勝負之數，尙未可逆料。巴黎之圍歟。柏林之圍歟？

吾譯此篇，有以也夫。

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跡。余等行近拿破崙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扁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崙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